

作为梦蝶苑小区的志愿者，9月29日晚上轮到我在垃圾房前义务值班，任务是和保洁工一起协助前来倾倒垃圾的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入桶工作。只见邻居们有的步行、有的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带来了各类垃圾和纸皮箱等，在走到四个垃圾分类的倾倒口前就都停下脚步，习惯性地按干、湿、可回收和有害垃圾分类别类投入桶。我注意到在倒湿垃圾的时候，几乎每位居民都会提前打开塑料袋翻转后再倾倒，并且还会顺势抖抖，使属于干垃圾的塑料袋上不留下残渣余叶！随后他们就会在垃圾房边上打开新装的水池龙头放出清水洗一下双手！

当85岁的乐老伯提着两大包干湿垃圾走来，我赶紧上前几步，想帮他一把，不料乐老伯不仅不要我帮忙，而且还笑嘻嘻地说我：“你看我们现在垃圾分类都已经习惯如自然了，因此你们志愿者其实不要再这么值班的了呀！”

这句话出自《汉书·贾谊传》：“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让我想起了我们居民从原来垃圾不分类的“天性”到今天垃圾分类“习惯如自然”的心路和不！

今年5月前，我们小区的两幢24层高楼居民的生活垃圾，还都是不分干湿和可回收有害，一律一股脑儿地倾倒在设置在每个楼层的两个垃圾桶里，几十年来来的垃圾倾倒方法早已习惯如自然了！因此，当小区业委会和小区物业自管办为执行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做“撤桶、分类”等准备工作时，我是不太看好的，甚至有点信心不足！特别是正好我们两幢大楼里运行了21年的四台电梯按合同要在今年6、7两个月进行大修，270多户高层居民上上下下不仅只能分别乘用一台电梯，而且倒垃圾还要再走几十米去垃圾房分类了再投放，和原来比实在太不方便了。因此我担心这如何能办得到啊？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居民们原来在几十年间养成的倾倒垃圾习惯，居然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就得到了改变！在漕河泾街道有关部门对所属105个小区进行垃圾分类达标测评中我们梦蝶苑小区得了98分，和其他两个小区一起被评为并列的第一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其中街道、居委会和小区业委会、党支部以及全体业主付出的艰辛努力不是几句话就能够交代得清楚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从一滴水可以见大海！”从梦蝶苑小区可以看到我们上海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用心下了决心，都没有办不成、做不好的！往远的说，上海解放初期平抑物价、打击银元黄牛投机商取得全胜，粉碎了那些不怀好意之徒叫嚣“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50分、经济0分”的预言！往近的看，有前几年外环线内禁放烟花爆竹和交通整治，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养成的老习惯照样被新习惯所替代！

当然，也有些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比如有一蒋姓小偷在法庭上就承认：“我一天不偷手就发痒”，除了“顺手牵烟”，他偷得最多的是手机和电脑，甚至连他人不用了的报废手机也不放过；另据央视网披露的云南省易门县建设局原某科长，每晚临睡前，总要把一天的非法收入，仔细数上几遍才能入睡。如果哪一天没有“外快”，他就迟迟不能入睡，吃安眠药也没用。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习惯如自然吧！

不过，像这样另类的习惯要他们自己改也难了，只能把他们绳之以法，送进监狱里让他们慢慢地去改！

漫步美丽的上海外滩，当你来到历经沧桑的外白渡桥，向北过桥而下时，一座高六层、富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呈现眼前，外立面上爱奥尼柱、半圆形塔楼、平拱门窗、希腊神庙式三角形山墙，无一不展现着其独特的魅力，这里就是位于黄浦路15号、有着170多年历史的浦江饭店。

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由英国侨民彼得·菲利克斯·礼查(Peter Felix Richards)1846年创立。上海解放后，1950年礼查饭店归还给华商。1959年，市有关部门接管，改名浦江饭店，此后一直专门接待外国客人和华侨。这里曾经创下无数第一的纪录，见证着上海一步一步走向远东第一大都市：中国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上海最早的西方马戏团在这里

清晨，正忙着给花架上的几盆花花草草浇水，眼前陡然掠过一道黑影，定睛再看，天空碧蓝，明净透彻，如水洗过一般，窗外一株香樟郁郁葱葱，枇杷树上已经一片金黄，偶尔几声鸟鸣从远处传来……却并不见那飞掠过的影子，莫非眼花，正疑惑，那黑影儿不知从哪儿又窜了出来，伴着尖锐短促的鸣叫，向高处窜去。哈，是只雀儿。

视线随着那雀儿上下腾跃，觉得和常见的麻雀、白头翁、鹁鸪长得有些不同。黑背白腹，长尾似箭，疾飞如电，是燕子。诧异的是惯于在稻花乡野，山林农舍

逡巡的燕子如何钻进了高楼林立，车喧人沸的都市，是大都市绚丽的霓虹，抑或繁茂的绿荫？花间舞蝶和香趁，江畔春泥带雨衔。不期而至的燕子带来一丝惊喜，也带出了一段潜藏久远的记忆。

祖宅坐落于苏州震泽古镇，祖父母健在的时候，每年总有机会随父母去住上几天，玩一阵子。乡镇多毗邻农田河塘，动物家禽的领地和人的住地盘根错节，猫狗鸡鸭之类走东串西自在得很。客堂用餐时，狗儿会机灵地伏在桌下，等着散落的汤水骨头；猫儿乖巧得多，候着阿婆的菜篮子，摇着尾巴在阿婆的脚边盘来盘去，末了，总能叼到一两条小猫鱼，尽兴而去。至于鸡



蟋蟀 马长河 作

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向世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 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段春义 为参照，四处寻找交易场所，最终选择了浦江饭店。这幢已有17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虽然已很老旧，但气势还在，尤其是宏大宽敞的底层大厅——孔雀厅特别适合作为交易大厅使用。至此，筹建工作取得第一步胜利。有了场地，怎么交易等问题接踵而来。当时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

鸭，白天在外疯了一天，暮色初降，便早早排整齐了队伍，忙不迭地往屋子里赶，飞上草垛子或钻进旮旯角里，把头儿埋进翅膀里，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孩童们并不稀罕这类司空见惯的景致，倒是挂在檐角的那几个燕窝，常吸引我们引颈张望。热闹的是清晨，燕窝里叽叽喳喳，陡然跃出几只大燕子，绕梁几匝，半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忽啦啦地向外飞去，倏忽便没有了踪影。

燕子多居老宅的屋檐梁角，可望而不可即，最是撩孩童的心。燕窝里究竟是怎样光景，有没有小雏燕，有胆大顽皮的孩子趁大人们离开片刻的工夫，八仙桌上叠了几把椅子，八仙桌上叠了几把椅子，扶着边墙，颤巍巍地攀上去，但常只匆匆张望了一眼便慌慌忙忙地爬下来。老话说，燕子是喜鸟，谁家屋里有燕窝，那是这家人的福气，燕窝一旦被人碰了，沾了异味，燕子便不会再来了。对于禁忌，孩童们多少还是有点忌惮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豪刘禹锡的一曲感怀传说有了些端倪。王谢之堂，房大，院深，檐宽，人静，很能保证燕子的生活品质。而富贵之家则以莺歌燕舞当作富贵的好兆头，不仅不嫌燕窝淋漓，更在屋檐头瓦上雕琢上燕雀图案，有取燕窝之欢意，正合了两厢取悦。但谁也由不得日月沧桑，时过境迁，衰落破败的王谢之堂自然留不住有要求的燕子，温暖、温馨的寻常百姓家迎来了纷飞而出的燕子，迎福之说或由此而来。

燕子是候鸟，春来秋去，似有约定，又无约定。一期一会，但凭缘分。亘古的习性却演化成了一种寄托、一种期盼。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燕子走了，还会来吗，太多的隐喻纠缠着人心。难耐的是清冷的冬日，空空的燕巢悬在半空，和灰蒙蒙的天浑然一色，透着落寞。想不到的是南方的田野，正漾着连绵的青绿，燕子矫健地飞舞，欢快地忙碌。这一刻，故乡或只是她心里淡淡的影子，直等到大地微微暖风吹，渐渐想起，远方的家，才会再一次振翅，迎风而上。

### 感谢张天翼同志

任溶溶 张天翼同志是大作家，也是一位最早的儿童文学作家。我小时候就爱读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和他素无交往，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图书馆少年儿童读物馆，请张天翼同志主持开馆仪式，张天翼同志却推荐我主持，真让我大吃一惊，惊喜不已。南京图书馆按照张天翼同志的意思邀我出席开馆仪式。我深深感谢张天翼同志的栽培和提拔。可惜我始终没见过张天翼同志。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张威作

那日黄昏，在家附近散步，随意走进一条小巷，忽地发现新开了一家养老院，鲜亮的牌子，明净的屋舍，三三两两的老人闲坐在院子里，或低着头陷入或深或浅的瞌睡中，或目光散淡地望着门外匆匆走过的步履。初秋的风还带着丝丝暖意，晚霞将老人们的身影映得一片玫红。一个熟悉的黑影从眼前掠过，一忽儿，又一个，是双燕子，从高处俯冲下来，临近楼前，猛地收了翅膀，身子直立起来，伸出脚爪紧紧扣住屋檐，看清了，那只小巧的燕窝正挂在走廊的一角，悬在老人们的头上。有老人被燕子归巢的叫声所撩醒，抬起头看看，笑了，露出缺齿。

燕子初来语更新，一声声报内家春。燕子归了，老人的心许也落定了。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这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流传久远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的诗句，诗人对生活的假设，对人生的信心，面对坎坷的坚强和勇敢，使许多人产生共鸣。由此一直怀着对普希金的崇拜，热爱他的诗和作品。

普希金出生于1799年，被誉为“俄国诗歌的太阳”，在他诞辰220周年的日子里，来到彼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寻找普希金，最爱为寻觅诗的历史和爱情的倩迹。

去到圣彼得堡郊外沙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尽管这里有豪华奢侈的琥珀宫，但了解到皇村里的贵族学校“皇村中学”就在皇家宫殿的旁边，隔一条车马道。1811年，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长大的年仅12岁的普希金就读于此，直到18岁毕业离开，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在这里成名，也使这里成为俄罗斯人的文学圣地。

在满眼是秋色连波，青碧如茵的树林草坪的皇村，见到那叶宫雄伟的殿堂，教堂的金顶，园林开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远处矗立着一幢淡黄色楼，和整个叶宫相和谐，这就是普希金就读的皇村中学。

“那迷人的地方/我曾以整个心灵在那儿生活/请绘出那林丛/它培养过我的情感……”

普希金在他的《皇村》诗中如此深情地写下他生命的气息和诗情的光芒。皇村中学的大花园，坐落着普希金铜像，找到了他，年轻的普希金就坐在古铁长椅上，沉思的脸庞传递着青春的忧郁和不羁的潇洒。他用右手支撑头颅，左手靠在椅背上，展现出他特有的诗人气质。

在圣彼得堡涅瓦大街的艺术广场上，见到另一座普希金铜像高高耸立着，许多年前，曾在中国介绍他的杂志上见过这个雕塑的图片，身上披风衣的诗人微微仰着头，轻轻舒展右臂，在他的头顶上和左脚边，各有一只鸽子站着，这是我最喜欢的他的塑像。

俄罗斯普希金博物馆综合体的核心地就是普希金曾经的住房，它位于圣彼得堡历史中心喷泉河边的大楼，普希金最后的日子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1837年1月的一个深夜，在涅瓦河边，他倒在决斗阴谋的血泊之中，被送到喷泉河边的家里并在两天后逝世，伟大的诗星就此陨落，年仅38岁。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纪念普希金的圣地。

阿尔巴特大街是莫斯科最具文化色彩的大街，尽管这里有各种俄式风格的建筑，异国街道的风情，以及出售各种套娃、油画、首饰、巧克力等艺术品的精美店铺，但真正吸引我的还是街上53号的那座海蓝色二层楼房，这里是1831年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和他年轻的妻子曾租住在莫斯科的故居。

人来人往的大街，就在53号楼，海蓝色的房墙前，竖立着普希金和他妻子的铜像。阳光下，诗人身着高领衬衫，外披风衣，有着浓密的鬃发、英俊而清瘦的面容，并肩的是他美丽的妻子娜塔丽娅，她一头优雅长发，五官完美的脸，露着肩拖地连衣裙，她的右手放在普希金的左手手，他们俩的目光都投向了远方，流露出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望着那海蓝色的房墙和一双铜像，想起了普希金最抒情的诗歌《致大海》。

再见吧，自由的原素！最后一次了，在我眼前你的蓝色的浪头翻滚起伏，你的骄傲的美闪着壮观。……最后一次了，我听着你的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我全心渴望的国度啊，大海！……

普希金的诗歌和小说早在20世纪初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上海汾阳路桃江路路口的街心小花园就竖立着他的雕像，在很久以前就常常去看他，现在为寻找诗的情结而来到彼城，仿佛穿越时空与普希金邂逅，在他诞辰220周年，以此文作为纪念和表达对这位天才诗人的热爱。

2017年12月31日的跨年钟声响起，浦江饭店正式谢客，再次华丽转身。这座保留城市文化基因的建筑，见证了上海百年发展的恢弘历史，上海的城市历史文脉将在这里延续。

明日请看《明珠璀璨耀东方》。

## 寻找普希金

汪洁

